

梨花雪

Lihua

Hue Hou



东篱菊隐◎著

不爱官墙柳，只被前缘误。花开花落自有时，总赖东君主。
去也无从去，住也如何住，若得江上泛扁舟，妾愿随君往。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梨花雪落

lihua xue huo 东篱菊隐 著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梨花雪后/东篱菊隐著. —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
2009. 4

ISBN 978 - 7 - 5306 - 5270 - 1

I. 梨… II. 东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
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47882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 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 (022) 27695043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※

开本 700 × 980 毫米 1/16 印张 35 字数 604 千字

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45.00 元

001	· 第 一 章 · 虎穴初探
016	· 第 二 章 · 将计就计
025	· 第 三 章 · 逃离虎穴
038	· 第 四 章 · 云游天下
047	· 第 五 章 · 不速之客
058	· 第 六 章 · 温暖家庭
071	· 第 七 章 · 微澜起伏
082	· 第 八 章 · 南帝现身
093	· 第 九 章 · 风雨欲来
103	· 第 十 章 · 惊入龙潭
114	· 第十一章 · 凤凰殿主
122	· 第十二章 · 虚与委蛇
131	· 第十三章 · 初经阴谋

Contents 目录



139	· 第十四章 · 富氏父女
146	· 第十五章 · 小试牛刀
153	· 第十六章 故人随心
162	· 第十七章 斥逐离宫
172	· 第十八章 兰殿染血
179	· 第十九章 兄妹重逢
186	· 第二十章 被挟出宫
195	· 第二十一章 回到原点

202	· 第二十二章 浴火重生
207	· 第二十三章 刻意复宠
216	· 第二十四章 供养画像
224	· 第二十五章 代摄后宫
244	· 第二十六章 真真假假
252	· 第二十七章 七子降生
261	· 第二十八章 权柄在手
271	· 第二十九章 祈福之行



283	· 第三十章	花溪流觞
291	· 第三十一章	违制晋封
299	· 第三十二章	万寿庆典
308	· 第三十三章	鹿苑惊魂
315	· 第三十四章	气血不顺
323	· 第三十五章	瑶池飞天
332	· 第三十六章	诅咒事件
341	· 第三十七章	祭践花神
350	· 第三十八章	同日寿辰
360	· 第三十九章	养女邯郸
369	· 第四十章	请旨选美
377	· 第四十一章	诰命人选
387	· 第四十二章	国舅大婚



398 · 第四十三章 南下鄢陵
405 · 第四十四章 雷雨之夜
412 · 第四十五章 夜宴暗涌
419 · 第四十六章 姊妹共饮
427 · 第四十七章 苏豫伤逝
436 · 第四十八章 寡嫂志贞
444 · 第四十九章 一朝无权
453 · 第五十章 众生百态
462 · 第五十一章 疾风骤雨

473 · 第五十二章 人心不古
479 · 第五十三章 凤凰落架
486 · 第五十四章 凤凰涅槃
495 · 第五十五章 密室幽禁
503 · 第五十六章 庆王自立
510 · 第五十七章 波谲云诡
518 · 第五十八章 复返自然
528 · 第五十九章 月上中天
539 · 第六十章 花落何处





辛情这才回了主屋，往床上一靠，只觉得浑身没有力气。借尸还魂也不选个好地方，这么个乌烟瘴气的王府真是让人受不了，比以前的办公室还让人压抑。真是个让人喜欢不起来的地方。

死了之后会看到什么？那得看你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。

可是目前是什么状况？辛情四处望着，雕花的巨大床铺，吊着一看就知道价格不菲的纱帘，地上铺着雪白的羊绒地毯，视力所及之处还有古朴的家具、熏香铜兽、娇艳的鲜花以及几个穿着像天仙一样的美貌小丫头。看来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，而是天庭了。

可是主管天庭的不是玉皇大帝吗，为什么窗边背对着她的人感觉像是地狱来的阎王？玉皇大帝和阎王爷的关系很好吗？好到可以互相拜访的地步？没听说——那现在是什么状况？

“喂！”辛情听见自己沙哑的声音。窗边的男人转过身来，辛情顿时瞪大了眼睛，真是难得一见的美男子啊，眼睛是眼睛，鼻子是鼻子的。他从窗边走过来，辛情看清他身穿绣着团龙的——应该说是朝服吧，不过他的脸阴沉得像灌了铅，与那暗紫色的朝服倒是保持了色调一致。

辛情不自觉地咽了口水，不是因为那美男子的美貌，而是他那刀子一样冷的眼神，就算再迟钝的人也看得出来那是野兽嗜血的表情。

“你……”辛情想说，“你不要过来。”可是发现嗓子像是被掐住了一样，发不出声音来。那美男修罗刹走到床边，辛情瞪大了眼睛与他对视，输人不输阵。

美男修罗刹瞪了她半天，开口道：“你不要以为仗着你父亲和姐姐就可以为所欲

为，本王这次绝不会放过你。”

辛情眼睛瞪到了最大——惊讶过度。这人在说什么？她认识他吗？

照她辛情的想法，她生前没做什么坏事，所以死后也应该不会沦落到地狱去，而且就算沦落到地狱去，又关她老爹和姐姐什么事？——虽然她还不知道自己父亲和姐姐到底是谁。就算报应也该她一人承担吧，这地方难道还株连不成？

美男修罗刹看到她瞪大的眼睛，冷笑了一下，“你也会害怕，苏朵？不过，晚了，本王决定的事情不会改变。”

害怕个屁呀？看来美男的美貌和智商绝对不成正比。辛情挑挑眉毛，说道：“都没法改变了你还告诉我干什么？放屁还要脱裤子吗？”

还未说完她的脖子就被扼住了，他的表情像喷火恐龙一样，声音森冷无比，“死到临头还嘴硬，真是你苏朵的作风。”

“过奖。”辛情想也没想地说道，“如果你不想掐死我的话就放手，免得我父亲和姐姐找你麻烦。”不是说她有个厉害的父亲和姐姐吗，利用一下。

美男修罗刹放开手，瞪着她的眼神依旧恶狠狠的，片刻转身离开。

辛情这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，乱了乱了，重头理理：下班——过马路——接电话——然后……然后——车祸。辛情情不自禁地战抖了一下，她记得，记得那个被撞得血肉模糊的自己，一大群人围着，然后120来了，她被送往了医院——接下来的事情她就没有印象了，那她是怎么来这里的？这里又是哪里？这些人是谁？自称“本王”的男人看起来不像是唱戏的，这些物件也不像道具那样粗制滥造，那些小美女脸上的惊慌失措看起来也不像是装的，那么，是不是说，她借尸还魂了？还好看多了穿越小说，否则早吓死了。

正在整理自己的思绪，那群小美女围了过来，一个个泫然欲泣的表情。辛情决定以不变应万变。

“王妃！”口气是恭敬的，带着一丝恐惧。看起来不是电视里演的那种贴身丫环。不过，这苏朵还是个王妃？来头不小啊！

“我怎么了？头有些疼。”辛情问道，这么问应该不会引人怀疑吧？如果装失忆——应该可以糊弄一下吧？

“王妃，您……您撞柱子上了。”有一个丫环小心翼翼地回答道。

辛情睁圆了眼睛，撞柱子上了？她怎么没撞树上？就算不太会脑筋急转弯也不至于睁着眼睛撞柱子吧？难道是这个苏朵撞柱寻死？古代人就是爱自虐，死都不选个舒



服的死法，难道她认为把脑袋撞成烂瓜比较美？——等等，好像有什么不对。辛情想着刚才那“王爷”的话，听那意思，这苏朵可是目中无人得很，这样的人撞柱子寻死？开玩笑，她让别人撞柱子寻死还差不多。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，苏朵不是自愿的——那么敢让苏朵撞柱子的就只有两种人了：“王爷”和刺客。微微冷笑了一下，她用脑袋打赌，把苏朵扔去撞柱子的百分之一百二十是那个“王爷”。如果是刺客，百分之一百二十是那个“王爷”请来的。

“王爷用的劲儿还真大呀！差点把我脑袋摔碎了。”辛情说道。

一屋子的丫环都吓得跪下了，不敢抬头看她。看来猜对了！不过还有个问题，那个“王爷”为什么这么对待结发妻子？两口子弄得生死对头一样。

“把镜子给我拿来。”辛情吩咐道，额头上一颤一颤地疼，难道真是摔裂了脑袋？看来她该休息休息，好好想想对策。

“你们都起来吧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去。”一群小丫环撒丫子赶紧走了，生怕走慢了会被吃掉一样。辛情皱皱眉，看来这苏朵人缘差得很呢！

脑袋疼得睡不着，辛情干脆穿鞋下地，看看周围的环境。屋子里她已看过，踏出门，原来已是黄昏时分。院子大得很，除了她住的主屋之外，左右也各有偏房，都建在台基之上，样子像是汉代的宫殿，富丽堂皇，还真是朱栏玉砌。辛情暗暗咂舌，这才是有钱人呢！

偏房的几扇门都敞开着，辛情看了看，东面是琴室，西面是客房，里面的陈设都极其豪华铺张。不过这么个院子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刚才那群丫环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。

出了偏房，辛情看到主屋旁边还有条小路，便顺着慢慢走过去。那路是沿着主屋修的，绕到主屋背后有扇小小的门，仅容一人通过。轻轻推开，后面是一排低矮的房子，与主屋一比，很像是仓库。

一个刚推开门要出来的丫环见到她愣了一下，马上跪下说道：“王妃。”

原来是下人房，不过这个丫环见到她为什么这么惶恐？

“谁在屋里？”辛情试探着问道，难不成是小丫环私会情人？

“王妃，是苏绸……在，在……”那个小丫环答道。

苏绸？怎么不叫苏绣？直觉地，辛情觉得应该见见这个苏绸，按电视剧里演的，一般陪嫁的丫环都是改姓主家的姓，那这个苏绸很可能就是随着苏朵嫁过来的丫环。

“在什么？我要见她。”辛情说道。

“可是，王妃，苏绸……她，她……”那小丫环不知道怎么说，都快急哭了。

“我说的话你听不见还是听不懂？”辛情特意放低了音调。

那小丫环正哆嗦着，最东边的小门开了，一个脸色苍白得像鬼一样的丫环披散着头发扶着门框，扑通一声跪到地上。

“王妃，这不是您该来的地方，您回去吧！奴婢这就过去服侍您。”那丫环说道。应该就是苏绸了。

辛情倒吸了一口气，那丫环的嘴角还带着血迹，衣服上似乎也有星星点点的血迹。

“自己都要死了还说什么废话？”辛情快步走到她身边，扶起她。苏绸受宠若惊地抬起头，“王妃，奴婢……”

“你住在这里？”辛情问道。苏绸点点头。辛情扶着她往里走。那屋子极小，对着门是一张简易床，靠窗是一张木头桌子，上面放着两个茶杯、一个水罐和一个盆。

辛情皱皱眉，这是人住的地方吗？扶着她走到床边，想扶着她躺下，却见苏绸摇摇头说：“王妃，奴婢躺不下，您别管奴婢了，奴婢没事。”

“躺不下？”辛情重复着，看向苏绸身后，只见她裤子后面已被血染红了。血似乎没干。

“谁打的？”辛情心头冒起了火，把人打成这个样子还有没有人性。

苏绸眼睛里泪光闪闪却不肯说，只是摇头，“王妃，奴婢过几天就好了，倒是您，伤了额头还是不要出来走的好，伤了风就不好办了。”

“什么时候了还管我，怎么没人照顾你？”辛情扶着她趴下，“没有大夫来看过吗？让我看看伤口。”

“王妃，不要。您不要看，您不可以看。”苏绸激动地说道。王妃怕脏，怎么能让她看。

“少废话。”辛情看了她一眼，褪下她的裤子，顿时傻了眼。强忍住呕吐的冲动，辛情说道，“你别动，我去找大夫。”

“王妃，您别去了，王爷不准。”苏绸脑门上渗出细密的汗珠，看来刚才弄疼她了。

“我不是还没被废吗。你别动，老实歇着。”辛情嘱咐道。走到门口，见刚才那群丫环都敛声屏气地低头站着，辛情提提气，说道，“你们谁去请个大夫来？”环视一圈，果然没有一个敢动。

“果然都是王府忠心的奴才，既然不听本王妃的话就都给我滚出这个院子。”辛情表情有些恶狠狠的。没见过这么轻贱人命的。



“王妃，是王爷的命令，奴婢们不敢违抗。”其中一个丫环说道，声音里居然没有战抖，似乎还有些幸灾乐祸。辛情走到她面前，站定，抬手给了她一个耳光，“忘了规矩了？敢和我顶嘴，你也配？在这院子里，我就是主子，我说的话就算，少给我提什么王爷。”那个混蛋男人，白长了一张桃花脸，原来是个禽兽。

那丫环抚着脸，不说话了，眼睛里却有不服气。

辛情勾起她的下巴，“不服气？不服气就怪自己生得低贱吧！”收回手，见其他丫环瑟缩了肩膀，辛情说道，“还有不服气的吗？没有的话，就去烧些热水，我自己去请大夫。”

那群丫环立刻作鸟兽散。辛情沿着来时的路绕到院子里，往大门口走去。到了门口，两个侍卫面面无表情地拦下了她，口中说道：“王妃请回，这是王爷的命令。”

又是王爷的命令？

“王爷的命令？如果本王妃今天一定要出去呢？”辛情说道。

“那就请王妃恕属下无礼。”两人说道。

“怎么个无礼法？”辛情接着问道，她都听见了自己磨牙的声音。

“这……”两个侍卫一时语塞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

“要我不出去也可以，去给我找个大夫来。”辛情说道。

“这……”两个侍卫犹豫着。

“这什么这？你们如果不去，别怪我不客气。”趁着他们犹豫的空当儿，辛情一把抽出右边侍卫的佩刀，“你们说，这刀要是砍下去会怎么样？”

“如果王妃不出去，您想砍属下就砍吧！”那个侍卫说道。

“我说砍你了吗？”辛情后退两步，将刀横在自己的脖子上，看看两人，“本王妃今日一刀砍下去，你说会有什么结果？”

“王妃不可。”两个侍卫向前欺近。

“站住！”在辛情的恐吓下，两人不敢再往前。

“我看出来了，这个府里希望我死的人还不少，不过你们王爷都不敢一掌打死我，我相信你们也明白是为什么。如果我今日横尸王府，你们猜猜明日这王府会不会血流成河，为我偿命？”辛情慢慢地说道。那个厉害的父亲和姐姐应该还管用吧，不管了，只能赌了。

“属下这就去回禀王爷。”其中一个侍卫马上说道。

“好啊！不过你最好快点，本王妃一向没什么耐心。”辛情笑着说道。看来电视看多了也还是有好处的。

剩下一个侍卫与辛情对峙，辛情脸带微笑对着他。

不一会儿，一群人从不远处快步走了过来。为首的是一个年轻男子，走到门口见到辛情，脸上写满了厌恶。

“大夫来了，你可以把刀放下了。”那年轻男子并不用尊称。辛情看了看他，衣着尊贵，看来不是个普通人。辛情把刀递给那侍卫，道了声“谢谢”。然后扫过人群，目光落在一个长着山羊胡子、背着药箱的老头身上。

“大夫请跟我来吧！”转身往回走。

“我劝你别再耍什么花招。”那年轻男子在后面说道，声音里带着轻蔑。

“耍花招？聪明人是不怕别人耍花招的，除非是笨蛋。”辛情回过头直视他说道，见他明显一愣，自己微微笑了，“我没说你，别对号入座。”

辛情带着大夫一路来到下人房。大夫给苏绸处理好伤口，留了些创伤药膏，又开了一张药方。如此一折腾，过去了半个时辰。

“这些日子伤口最好不要沾水，还好没伤到骨头，月余也就能好得差不多了。”山羊胡子恭谨地说道。

“谢谢大夫。”辛情拿着药方，亲自将大夫送到门口，却见那一群人还在，一个都没少。

辛情扯扯嘴角，笑道：“这么兴师动众的大阵仗，真是受宠若惊啊！”

“药方拿来。”那年轻男子不耐烦地说道。

“为什么？”辛情问道。

“难不成你以为你能出去抓药？”那年轻男子说道。

“我凭什么相信你不会耍花招，不会在药里给我多加些东西？”辛情问道。

“我没有你那么卑鄙。”那年轻男子说道。

“既然你这么说，给你——”辛情把药方给他，说道，“你多加东西也没关系，反正不过是个丫环吃。死了也没什么，丫环我有的是。”

“你根本不配做王妃。”那年轻男子冷冷地说道。

“对于自己说了不算的事大放厥词只能证明你的无力。”辛情冷冷地反击，“给他捎个话，有什么不满冲我来，若是男人就别跟小孩子闹脾气似的，别真的以为这么几个人就关得住我。惹急了我，拆屋烧房子的事我也干得出来，反正苏朵已经没什么好名声了，不差这一笔，不过到时候王府可丢人了。哼！”

“你……”那年轻男子有些气结。

“不送了。”辛情翻翻眼睛，笑着转身回了院内。



苏绸上了药膏，喝了药，似乎好了些，昏昏沉沉地睡了。辛情一直在旁边看着，苏绸脸上的两道泪痕她也看见了。

回过身，见一群丫环都挤在门口张望着。见她回头，忙规规矩矩地低了头。

“你们留下两人专门照顾她，剩下的各司其职。”辛情说道。丫环们齐声答道：“是。”辛情这才回了主屋，往床上一靠，只觉得浑身没有力气。借尸还魂也不选个好地方，这么个乌烟瘴气的王府真是让人受不了，比以前的办公室还让人压抑。真是让人喜欢不起来的地方。

“王妃，奴婢帮您换药吧！”一个丫环语气平静地说道。辛情抬头，是那个挨打的丫环。辛情上上下下地打量她，发现她的手有些轻微地战抖。又盯住她的眼睛，那丫环低了头，眼珠却四下里转。

“把药拿来。”辛情说道。那丫环显然没料到王妃会有这个要求，愣了一下。

“我说把药拿来。”辛情加重语气，心里想这丫环肯定有问题。

那丫环把药双手奉上。辛情拿着药瓶，故意打开闻了闻，做思考状，余光却见那丫环不自觉地攥紧了拳头。笑了笑，辛情站起身，到梳妆台前找了找，拿了一支金簪回来。

“抬起头来。”辛情命令道。那丫环抬起头，看到她手里的簪子，脸上现出了迷惑。

“这药是治什么的？”辛情随意问道。

“回王妃，这药是治您额头上的伤的，用了这药便不会留下疤痕。”那丫环答道。辛情点点头，笑着说：“原来这世上还有这么好用的东西呀？”忽然，她将手上的簪子横到那丫环的脸颊上，“你说我先划花了你的脸，然后再抹上这个药是不是也不会留下疤痕？”辛情依旧笑着。

“王妃……”那丫环的声音里带着惊恐。

“你怕疼啊？那我用小点力，你忍着点，这么珍贵的药让你帮我试药可是你的福气。”辛情邪邪地笑着，故意用簪子在她脸上轻轻划来划去，还问着，“你说，划成什么样才好呢？如果药不管用或者药里有毒治不好，什么样的伤口才不会影响美貌呢？”

“王妃饶命，如果王妃划下去，奴婢这辈子就完了……”那丫环忽然哭着说道。辛情仍旧笑着，继续轻轻划着，“怎么会呢？本王妃额头上不会留下疤痕，你的脸上应该也不会才对呀？你怕什么？”

“王妃，奴婢错了，奴婢不敢了。”那丫环惊恐地看着她。

“错了？哪里错了？你这么关心本王妃的脸怎么会有错呢？等哪天我见着了姐姐，一定跟她说说你这丫头对我多好，让她赏你些东西。”辛情搬出姐姐。刚才她想到，在这个男尊女卑的社会里，能让一个王爷忌惮的女人，恐怕只有皇帝的宠妃了。

扑通，那丫环跪在地上，哭着说道：“王妃，奴婢以后再也不敢了，请您别告诉贵妃娘娘，您饶了奴婢吧！”

辛情蹲下身，用金簪抬起她的下巴，“说，谁指使你的？别把屎盆子都扣自己头上，你没那个资格。”仍旧笑着。

“是，是，是韵侧妃让奴婢……给您上药的。”那丫环说道。

妈的，原来是大小老婆争宠，用这招？估计这苏朵以容貌自负，那韵侧妃便想趁机毁了她的容貌，真是狠毒啊……

“红嘴白牙的，你说说我就信啊？给一个让我信服的理由。”辛情说道。

“王妃，其实这药韵侧妃很早以前就已经交给奴婢了，让奴婢伺机下手。本来韵侧妃的意思是把药掺在大夫开的药里，再找机会伤您的脸。正巧您这次将水侧妃推下楼梯，害得水侧妃差点流产，王爷大怒，失手打了您，也不让请大夫来看。韵侧妃说，王爷这次肯定会休了您，您一心要让王爷回心转意，一定没工夫照顾自己的脸，所以，就算直接给您上药……”那丫环说道。

“说得不错。可是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打算怎么找机会伤我的脸？你不怕伤了我的脸我要了你的命吗？韵侧妃给了你什么好处让你连命都不顾了。”辛情闲闲地问道。

“这……奴婢也知道如果伤了您的脸，您一定不会放过奴婢。可是，韵侧妃说，如果奴婢不按照她的话去做，她不会放过奴婢的家人。”那丫环说道。

“哦……这样啊！看得出来，本王妃吓唬吓唬你，你就什么都招了，韵侧妃这招还真是用对了。”辛情说道，那丫环的表情微微放松了些。

“奴婢说的都是实话，请王妃顾念奴婢家人，饶了奴婢一命，奴婢不敢了。”那丫环磕头说道。

“饶了你和你的家人不是不可以，不过你不和我讲真话，我为什么要放过你？”辛情的表情冷了。

“奴婢没有一句假话，王妃明察。”那丫环磕头如捣蒜，直到额头上出现了殷殷血迹。辛情这才说道：“好了，我信你，你起来吧！不过，从现在开始，你最好想清楚站在哪一边。”

“奴婢——”那丫环刚开口说了两个字，辛情打断她，“不用这么快回答我，回去考虑一下，免得作了让自己后悔的决定。你要知道，有些决定是开弓没有回头



箭的。”

“谢谢王妃，奴婢知道了。”那丫环站起来。辛情看了看她的额头，拿了丝帕亲自给她擦拭，“回去好好上点药，这么漂亮一张脸要是有了瑕疵可就毁了。”

“是，谢王妃关心。”那丫环眼泪直往下滚。

“好了，你下去吧。这几天不用过来伺候，好好养伤，顺便——也好好作个决定。”辛情放了她出去。看着她的背影，辛情无声地笑了。这几天留心看了，这个叫映月的丫环可是不简单呢。

丫环们端来热水，辛情低头借着水看清了自己额头上的伤势，额头左边有乒乓球那么大一块沾着已经干了的血迹。不过即使带着伤，也不难看出苏朵的美貌。从这张脸上看，苏朵应该还不到二十岁，脸上还有些稚气，眼睛大大的，眉毛弯弯的。鼻子虽然不那么挺直，不过在这张脸上更凸显了可爱。嘴巴是小小的樱桃小嘴，这是辛情最满意的地方，她自己的嘴虽然被称为性感，但却稍嫌阔大。看完了自己的脸，辛情让丫环们拿了些盐溶在水里。那个混蛋王爷不给请大夫，她怎么着也得自己消毒吧，万一真的感染了毁了这张脸还是挺恐怖的。

盐水洗伤口的时候有些疼，辛情咬牙坚持了，让丫环们拿了崭新的白帕覆上。等都收拾好，晚饭时间也到了。辛情看看桌子上的简单饭菜，虽然饥肠辘辘，但是并不急着吃。每当心里有事的时候，她宁可饿着也要把事情都想明白，这样才安得下心。

现在她想的是：以后怎么办？顶着苏朵的身份活下去？不，她不要，她是辛情，她不是苏朵，她做不到活在别人的影子下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她绝对不会跟别人共用一个男人。况且就算她肯，那个混蛋王爷也不肯，刚才那丫环不是说了吗，苏朵一定会被休掉。看那个混蛋男人也不是个容易说话的主儿，敢放这种话而不顾忌苏朵的父亲和姐姐，一定是因为有堵住他们嘴的最好借口。

综合以上两点，辛情明白，不久之后她辛情肯定会随着苏朵的身体被赶出去。可是这个“不久”到底是多久她不知道，只能等着看，那么在这段时间内做什么呢？

当然是攒钱——她可不想以后被饿死，也不想被休了之后回娘家，天天被人指指点点活着还有什么意思。再说，苏朵的家庭肯定是爱面子胜过爱里子，会不会重新接纳她回去还是个问题。所以，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她得想方设法用尽手段多弄点钱以防万一。

既然如此，她想走，他想让她走，她就帮帮他吧，让两人都尽快摆脱对方——救人亦自救。

想明白了，辛情便站起身，一把掀了桌子，大声说道：“敢把这种东西端上来给

我吃，你们不要命了？”

有丫环马上跪下，“王妃，这是……”

“又是王爷的命令是吧？”辛情双手叉腰——她以前见的撒泼的都这造型，“王爷在哪儿？带我去见他！我倒要看看，是哪只狐狸精挑拨王爷给我吃这种东西，哼……”

“王妃，王爷是不会见您的，您还是……等过几天王爷气消了……”有丫环试图劝说她。

“他生气？我还生气呢！我苏朵从小到大，想要什么得不到？谁敢这么对我？”辛情大声说道。应该没错吧？看看苏家人把这孩子惯的。

“你愿意吃就吃，不愿吃就饿着。大哥不会见你。”门口一个声音传来，是那年轻男子。原来是王爷的弟弟。

“哟，我当谁呢？谁准你进来的？你当我这院子里都是死人吗？”辛情摆好表情转过身挑着眉毛说道。

“请我我都不会来，我只是送药来。”那年轻男子将药扔在桌上，看也不看她一眼，转身欲走。

“请你？做梦呢。告诉你哥，我知道他说的不过是气话，他难道还真的敢休了我？哼，最好不要难为我，否则，我就让他不好过……”辛情冲着他的背影说道。嗯，加把火，男人不是经不起刺激吗？她就偏偏要刺激他。果然，那个身影顿了顿，然后迈大步走了。

辛情微微一笑，转回身，看看满地的饭菜，故作嫌恶地挥了挥手说道：“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收拾了，难道让我动手吗？”

一干丫环立刻手忙脚乱地收拾了。虽然没吃饭，但是没关系，为了革命成功，忍忍吧！等她出了这个鬼地方就可以大鱼大肉了。

看看桌上的药，辛情叫了一个丫环过来，让她拿去熬好端给苏绸。

第二天早上，桌上摆着的是白粥和几个小菜，辛情深情地闻了闻，一抬手掀了。为了早日自由，饿死也值得。上午吃了一个苹果，然后去看了看苏绸，把那孩子感动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。

中午，两个菜加一碗白米饭。辛情差点被那青翠欲滴的炒青菜勾引了，还好意志够坚定，最后痛下杀手——掀桌子。吃了两个苹果。

晚上，菜里加了点肉丝。辛情的口水就在唇边徘徊，不过掐掐大腿，还是掀了。